

## □ 荷花池



翁——《野老丹心一放》  
岁——庆祝刘绪贻教授百  
华——文集》，湖北人民  
诞——出版，二零一二年五月

可见老人对母校的眷恋之心。

除了几十年如一日的学术研究，近年来刘老更加关注许多现实的社会问题，他针对这些问题而发表的见解常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看过刘老的许多文章后，你会强烈地感到，你可以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他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感是不容置疑的。2009年刘老电邮传给我的文章《愧对慎之》和《应该重视经典作家对马克思主义看法》就是例子。难怪他的同行这样评价他：“罕见的

高寿，罕见的思维活力，罕见的学识和胆量。”刘老的名言“做学问不能为稻粮谋”在当今的学术界无异于清醒药和警钟。

每一次看望老人我都有这样的纠结，既不想过分打扰老人的生活作息，又想多聊聊。刘老谈话思路敏捷，话锋甚健，谈话之间时间飞速流逝，看到时间不短了，我只得起身告辞。就这样带着赠书告别了刘老，离开了武汉大学。在回酒店的路上我回想着此次回国的额外收获，在看望刘绪贻教授之前，7月15日我和嘉实兄曾经看望了白家祉教授（1939机械）和潘际銮教授（1948机械）。每次看望老人不但可以亲身感受到老一辈清华人厚德载物的风貌，同时也是享受一次精神的沐浴。每次看望老人也都会带上一些水果作为礼物，我献上的不仅仅是一份薄礼，更是心中为老人祈福的祝愿！

## 我所知道的清华和北大

○付海婧（2010硕，中文）

负笈京华，求学七年，有幸先后在北大、清华两所大学就读。每每被问起清华、北大的异同之处，总是感觉千头万绪，无以言表，最后只得以几句插科打诨带过。

有道是，普通青年说，北大人思想活跃，自由随性；清华人勤奋上进，脚踏实地。文艺青年说，清华清新俊逸就像“李白”；北大深厚凝重好比“杜甫”。关于

清华北大的对比文字，就我自己也看过不少，然而煌煌清华，焕焕北大，无论哪一种说法，都无异于管中窥豹，只见一斑。

在离开北大五年，离开清华两年之后，偶然兴起作一小文，试图从细节入手，去回忆和对比自己所观察的、感知的、触摸的清华和北大。余意无他，只试图于万花中浅浅拈一片叶，让我自己也可以重温那个花团锦簇的春天。

## 两种观念两派学问

前几日翻看季羨林先生的传记，读到季老1930年进京赶考，连中北大、清华双元。据他回忆，当年清华的考题允规允矩，国文考题为《将来拟入何系，入该系之志愿如何？》并《新旧文学书中，任择一书加以批评》任选其一。而北大自抬门槛，考题犹如“杀威棒”，国语作文为《何谓科学方法，试分析详论之》，英文更是要求翻译李后主佳句“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

读及此处，不禁释卷莞尔。七十多年以后，我虽不曾同时拿到两校offer，但所亲历或者知晓的清华、北大保送研究生考试，两校风格的确依然如此泾渭分明。2006年9月26日，清华笔试3小时，仅有一题，从陆机的一段文论评价先唐文学观念流变，任谁都有话可说；两日后北大同窗们参加的保研考试，则是两门笔试加心理测试整整一天，内容从铁崖体到法兰克福学派，从入声字到苏珊·朗格，从竹溪六逸到厨川白村，从《负暄琐话》到《十驾



付海婧校友硕士毕业时在二校门留影

斋养新录》，古史今文无不囊括，作文则给了一则《搜神记》以及现代小说的改写进行分析，令人冷汗涔涔，下笔踌躇。这个历史的小细节，令人不禁感叹“去古未远”。

在公众印象中，清华人重基础实践，北大人喜发挥演绎。然而若把这一观点搬到学术研究上则并不妥当。就我所见而言，清华中文系继承30年代传统，规模小而精，思考问题大且重，立论则横跨中西、沟通古今；北大中文系文统未断，多少学人皓首穷经、深耕细作，做学问更偏好从文本考据出发，从琐处深入。

这两种做学问的方式，如同以丰神情韵擅长的唐诗和以筋骨思理见胜的宋诗，乃“体格性分之殊”，二水中流，实在难判高下。

## 个人主义与团队力量

于清华、北大两校中，我同时混迹过的团体，当属广播台音乐组。只这一个地方，就令我感受到两校间的差异迥然。

北大广播台的每一期节目，从策划、拟稿、录音、配乐、剪辑、后期，完全由一人独立操办，用文艺腔的话来讲就是“一个人孤独的心灵之旅”。而清华广播台从策划开始就是小组讨论、群策群力，广播稿撰写完成后提交组长进行审阅，通过后方可开始录音。而录音现场也是各司其职，必然一男一女两位播音员以对话的形式播读稿件，专人掌机并负责机务，之后将稿件与音频资料一并交予后期负责人进行剪辑。

自然，这两个体制各有优劣。北大的节目自由太过，同学们的投诉声音不绝于

## □ 荷花池

耳。而清华的节目由于中规中矩，倒常常令人充耳不闻。

说到音乐，我又想起两校的校歌，也很能代表特色。北大的代校歌《燕园情》青春激扬、优美绝伦，但分为男女四声部轮唱，每个声部高低不同歌词迥异，第一次听不熟练的排练，还以为歌者们吵起来了。而清华的校歌庄严肃穆，古雅凝重，虽然有两个声部，但不改齐唱本色，想来是很适合一群留着平头的男生嘶吼一番的。

仔细玩味推敲，在北大，时时谨记要彰显个人特色，在清华，处处受教须推崇团队力量。北大人难以理解清华古板的工科治校模式，清华人也同样质疑北大人思维的跳脱不羁。

身处两种文化的碰撞中，我往往会有一种“蝙蝠骑墙”之窘。在清华主持讲座，我不禁感叹：“连一分钟的串场词也要领导审核并留底啊！”和北大人合作口琴比赛，我又会疑惑：“主持时真的可以自己发挥吗？真的可以吗？”

### 男生女生配

据印象中的官方数据，2003年我在北大，本科生的男女比例是56:44；2007年我进清华，研究生的男女比例是3:1。

北大平衡的男女比例，令得校园内情侣莺莺燕燕、你依我依。而反观清华，虽有人大、北师等几大“后花园”，但毕竟远水解不了近渴，大龄男生们纷纷以“研究僧”、“博士僧”自嘲。在北大，帅哥单车后载着美女是一道常见的靓丽风景，而第一次走进清华，看到呼啸而过的自行车队中都是男生单车后晃荡着另一个男生的景象，却让我忍不住流下了口水。还记

得同班某同学听闻我要去清华读研的消息，惊讶地说：“那岂不是狼……”在我严厉目光的威逼胁迫下，她急忙改口道：

“羊入狼群，羊入狼群……”

话说远了，赶紧拉回正题。由于两校自然条件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在开放与保守的维度上，就拉开了差距。本科四年，如果让我说一件最不能理解的事情，那应该就是听闻男生楼竟然光明正大住进了不少闺阁小姐，唬得男生们夏天不再敢光着膀子冲进水房；相形之下，清华的本科楼和博士楼门禁制度皆是极严，硕士楼管理稍松，此类事虽略有耳闻，却也不能明目张胆。本科的班长mm近嫁清华，她经常抱怨在北大可以光明正大地接吻，在清华却连接着男友的腰都会遭人白眼。

另外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虽然两校女生都姿容秀丽、气质脱俗（尤其在清华兼并中央工艺美院之后，美女比例大幅上升啊），但细究起来穿着打扮风格还是颇有不同。人间四月天，在北大便可见不少漂亮mm吊带抹胸上阵，一派春色旖旎。而硕士毕业的散伙饭上，我穿的连身裙仅仅因为没有袖子就被同班同学批评为衣着暴露。

扪心自问，硕士三年每天在教室、图书馆、食堂看到无数帅哥，女生节享受各种例行祝福加卡片，还可以以导师门下的“第一美女”自居（同门中只有我一个女生），日子过得比本科时舒心多了。但时间久了，我也会开始反省和质疑这样的种种“好处”。

在我看来，清华由于男多女少，长期以来形成了关爱、保护、帮助女性的传统，而在女性撑起半边天的北大，男生们对异性则更加尊重也更多鼓励。一个例证

是找工作期间，对几个offer（录取意向）举棋不定，于是上网求助。“水木”的网友多从家庭生活的方面分析，而未名上则众口一词从个人职业发展的角度指导。

不管怎么说，我曾经怀抱着觊觎之心的北大清华男生们，虽然你们不曾垂青于我，虽然就这样错过了、辜负了我美好的青春，但在心里我依旧热爱你们，永远。

### 针锋相对，也是一种脉脉温情

一篇名为《清华北大之世界大战》的奇文一直在网上传诵不休，而某笑话也同时以两个版本脍炙人口，曰：“——清华（北大）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多远？——出门向南（北）行300米即到。”2007年8月底，我提着写着“北京大学”四个大字的大包冲到了北京西站清华接站点，旁边一个男生指着惊呼：“看，那个人提的包！”另一个则曰：“这不就是应聘肯德基却唱《我爱麦当劳》吗！”

的确，两校的针锋相对的历史源远流长，学生间也常常以此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初入北大，开学典礼上，某校领导就出语惊人：“我们北大人研究的是宇宙人生的深刻道理和学问，不像清华人一毕业就会修汽车！”后又补充道：“北大人走路仰头看天，清华人走路目视前方，某师范院校人走路低头看地。”无独有偶，清华的开学典礼上，某校领导的揶揄绵里藏针：“我导师自小非常向往清华，可惜高考时只考上了北大……还好他本科四年刻苦努力，终于考上了清华的研究生。”

不过，在我看来，清华人对两校间形形色色的相互挤兑，显得更加宽容，也更加大气。君不见，在北大，明显贬义的

“清二”几乎成了对隔壁的官方称谓，而在清华，并不算多出格的“P大”叫的人也不多。君不见，奶茶mm蜚声网络之后，北大男同胞们一致叫嚣“枪在手，跟我走，砸清华，抢奶茶”，全然忘记了本校的美女资源已经很雄厚。有人说，跨入北大的第一天起，就自动加入了反清华的阵营，但这话的另一版本我在清华却并不常听。再者，清华西门口挂出一面小黑板，为游人标识出前往北大的路线图，令人会心一笑，这一小细节就彰显了清华人的气量与风度。

北大清华，清华北大，孰先孰后？孰优孰劣？我倒是认为，在建设国际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北大与清华应该像KFC（肯德基）与M记（麦当劳）一样，相互竞争，永不分离。

### 难忘的青春，永久的眷恋

清华与北大，作为国内的TOP2院校，于国人，是两个旗帜鲜明的符号，于我，却是一段念念难忘的岁月。

要比较相异，必是颇多相似。这里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里有影响我一生的导师，这里有万卷图书也有千种美食，这里有我的朋友，我的青春，我的旧梦。最重要的是，这里有全国最有天赋也最勤奋的一群少年，一样热血爱国，一样相信“功不唐捐”，一样人不可貌相，一样在用大好青春书写无限希望。

闭上眼，让回忆变成彩色。我像爱理教一样地爱着六教，我像爱旧图一样地爱着新馆，我像爱荷塘月色一样爱着未名湖，我像爱新斋一样爱着五院，我像爱农园的酸菜鱼锅仔一样爱着桃李园的麻辣烫。